

午夜女郎

〔美〕西德尼·谢尔顿

胡家瑞 大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女郎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胡家瑞 大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女郎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胡家瑞 大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市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5 印张 290.000 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定价：4.20元

I S B N 7 - 202 00302-3 / I · 73

内 容 提 要

这部美国畅销书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荒淫无耻的现状。

法国姑娘诺爱拉虽然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她生得美艳绝伦，异常风流妖冶，并工于心计。她利用色相和肉体，周旋于社会名流和德国军官中。她当模特儿时，遭老板奸污，从此索性利用自己的肉体做为征服一切男人的武器。二次大战后，她做了希腊某巨头的情妇，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她内心空虚，无所寄托。美国姑娘凯瑟琳天生丽质，温柔多情，对爱情忠贞不渝。她为了爱情抛弃一切，与美国一个空军英雄结了婚。为了丈夫得到称心的工作，她随丈夫来到了希腊。岂料丈夫又重新回到以前情妇诺爱拉的怀抱中，凯瑟琳成了他们寻欢作乐的障碍，于是发生了一系列的悲剧。故事还揭露了国际财阀的阴险残忍，以及素以平等公正自居的司法界的虚伪堕落。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读来引人入胜，让你有手不释卷之感。

本书是西德尼·谢尔顿最优秀的代表作，《纽约时报》曾列为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发行量逾七百万册。

译者

1988年，9月

序 幕

雅典 1947

警车飞驰着，透过布满尘土的警车挡风玻璃，警长乔治·欧斯·斯库里瞧着雅典闹市区的办公楼和旅馆向后闪去，像是在跳一种分解的慢动作舞蹈，又像是保龄球道上成排的巨棒，一个接一个向后倒着。

站在车轮旁边穿制服的警察报告说：“二十分钟之内，不会放行车辆。”

斯库里心不在焉地听着，两眼依然看着楼群，这种景象没有一次不使他着迷。八月的骄阳喷出的热浪毫不留情地吞噬着楼群，阳光照在玻璃钢铁建筑物上，形成了一片耀眼夺目的光亮瀑布，向着街道倾泻下来。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十分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寥寥无几的外国游客无精打采，只是好奇地扫一眼向东飞驰而去的三辆警车，警车驶向离雅典市中心有二十英里远的海伦尼根机场。斯库里警长坐在第一辆车里，在一般情况下，他会待在自己舒适凉爽的办公室，而他的下属才会在中午的毒太阳下工作。但此次情况特殊，斯库里有双倍的理由亲临此地。第一，今日一整天，从世界各地飞来的飞机将载来一批批大人物，必须保证他们受到得体的接待，并且在通过海关时尽量

减少麻烦。第二个理由更重要，机场将会挤满了外国记者和新闻摄影师。斯库里警长不是傻瓜，早上刮脸时就想到，如果他保护要人的镜头出现在新闻片里，这将对他的前程大有裨益。这样一个敏感的世界性事件发生在他的辖区里，实在是命运之神对他的偏爱，要是不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实在是愚蠢极了。这件事他只与两个最贴心的人详细讨论过：一个是她的老婆，一个是他的情妇。他的丑老婆安娜已到中年，长着一副乡巴佬的苦相。她让他离机场远远地待在一边，这样就是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挨骂。可他的相好，他的年青漂亮的天使美琳娜则劝他去迎接那些显贵们，她顺着他说，这样的好事会一下子使他出人头地。如果斯库里干得漂亮，至少他会加薪水，甚至还会，上帝保佑，在现任警察局长退休时，接替他的职务。斯库里思考过一百次：要是美琳娜是他老婆、让安娜做情妇情况会怎么样？这也许太荒唐了。

现在斯库里开始考虑眼前的事，他一定要保证机场的差事干得完美无缺，他随身带来十二个得力助手。他知道，主要问题是控制住新闻界，可是从世界各地涌入雅典的大报刊记者人数之多，令他一直坐立不安。他本人就被采访过七次，每个采访者讲的语言都不同，他的回答被译成德语、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

斯库里开始为他的出人头地而沾沾自喜，这时局长打来电话说，他觉得由一个警长来公开评论一个尚未开审的凶杀案，实在不大明智。他肯定，局长这样讲的真正动机是忌妒，可是他还是谨慎地决定不去触及这个问题，拒绝所有的采访要求。然而，如果他，斯库里，在摄影记者给莅临的要人们拍照时正巧在机场上进行的活动之中，局长可就不能有话说

了。

汽车驶过塞格卢大街，向左面海边驶去，奔向法洛隆街，斯库里觉得心里发紧。离到机场只有五分钟了，他脑子里过了一下傍晚前到达雅典的要人名单。

阿曼德·高替尔正晕机难受，由于十分珍爱自己和自己的性命，加上夏天希腊沿海的湍流，使他对乘机产生深深的恐惧，使他恶心。他是一个有学者风度、身材高而健美的人，长着一个高高的额头，嘴上总带着讥讽的表情。高替尔二十二岁就帮助法国正苦苦挣扎的电影业创立了“新浪潮派”，随后又在话剧界中大显身手。他如今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从头到脚一副大导演的派头。二十分钟前，飞行一直令人十分愉快。空中小姐认出他后服务周到，告诉他她们随时听候召唤。飞行中，几位乘客走过来表示对他的电影和话剧是如何地着迷，可是他却只对一个参加牛津圣安节的俊俏英国女大学生有兴趣。她正写评论戏剧的硕士论文，选了阿曼德·高替尔为评论对象。他们的谈话一直很投机，不料这姑娘提起了诺爱拉·佩奇的名字。

“您曾是她的导演，对吗？”她说，“我希望能旁听对她的审判，说不定这审判会热闹非凡呢。”

高替尔不知不觉地握紧椅子扶手，力量大得使他自己也吃惊。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一想起诺爱拉仍然引起他内心的巨大痛苦。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像诺爱拉使他这样动情，今后也不会有。自从三个月前知道诺爱拉被捕的消息，他就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他给她打电报、写信，答应尽一切可能帮助她，可是都没有回音。他本来不想参加对她的审判，但知道

又无法摆脱。他自我解嘲地说，这是因为他想亲眼看看自他们分居后她到底有没有变，可是他自己承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戏剧表演本能一定要他去看这一出戏，当法官对她做出生或死的判决时，他要仔细观察诺爱拉脸上的表情。

广播里传来了驾驶员清脆的声音，三分钟以后将在雅典着陆。急切盼望再见到诺爱拉的激动心情使阿曼德·高替尔忘记了晕机的痛苦。

伊斯雷尔·卡茨医生正从开普敦飞往雅典，他在开普敦是位住院神经外科医生，并且是新建成的、颇具规模的格鲁特·舒尔医院的总务长。伊斯雷尔·卡茨是世界公认的一流神经外科医生，世界各地的医学杂志登着他的发明，首相、总统、国王都曾是他的病人。

他靠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的椅子上。他中等身材，长着一张聪明、结实的脸，深褐色的眼睛，一双纤细、好动的手。卡茨医生累了，开始感到右腿习惯性的疼痛。实际上他的右腿已经不复存在，六年前就被一条大汉用斧子砍断了。

那天他工作了很久，他在天亮前做完手术，探视了十几个病人，参加了医院董事会议，准备飞往雅典参加审判。他的妻子埃丝特一个劲儿地劝说他：

“现在你帮不了她什么忙，伊斯雷尔”。

也许她是对的，可是诺爱拉·佩奇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的命，他欠她的情。现在他一想起诺爱拉，心中就又会出现那种当初与她在一起时产生的不可名状的情感。好像一想到她，就可以弥补上他们分开的岁月。当然，这是一种浪漫的幻想，那些年月是永远不会再来了。飞机把轮子放下，开

始着陆。伊斯雷尔·卡茨医生感到飞机在颤动。他向窗外看去，下面是开罗，他要在开罗转乘飞机去雅典看诺爱拉。她真犯了杀人罪？飞机冲向跑道时，他想起了她在巴黎搞的那一次惨不忍睹的谋杀。

菲利普·索雷尔站在快艇的栏杆旁，注视着越来越近的皮拉尔斯港。他很喜欢航海，因为这是躲开他的崇拜者们的难得机会。索雷尔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票房价值极高的人之一，可是种种巨大的阻力使他没能成为明星。他并不漂亮，正相反，他带着那种屡战屡败的拳击手的脸相，鼻子被打断过几次，头发稀少，走路略有点跛。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因为菲利普·索雷尔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受过教育，讲话温和，他的温文尔雅加上他那卡车司机般的脸和身材弄得女人想入非非，弄得男人把他当成了英雄。快艇靠近了港口，索雷尔又对他此行的目的产生了疑问。为了参加对诺爱拉的审判，他推迟了曾向往已久的一部电影的拍摄计划。他很清楚，如果他每天坐在法庭里，就很容易成为新闻界的攻击目标，而自己的报界代表、经理们会对此束手无策。记者们肯定会误解他的到来，肯定会对他以前的情妇所犯下的谋杀案大做文章。不管他怎么想，这次的经历都会令人难受，可是索雷尔一定要再会见诺爱拉，要尽力想方设法帮助她。快艇开入用白色石头砌成的港口防浪堤，他又想到那个他，那个和诺爱拉一起生活过的诺爱拉，最后他终于得出了结论：诺爱拉完全有可能干谋杀的事。

菲利普·索雷尔的快艇靠近希腊海岸时，美国总统特别

助理正坐在一架泛美班机上，此时飞机在离海伦尼根机场一百英里的西北方。他叫威廉·弗雷译，五十多岁，一个漂亮的灰白头发男人。他有一张冷冰冰的面孔和一副大官的派头。他盯着手中的一份辩护纪要，但是有一个多小时既未翻页也没动一动。弗雷译是请事假到这里来的，虽然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因为国会出现了危机。他知道开审时他会十分痛苦，可是他觉得别无他法。这是一次复仇的旅行，这个想法使弗雷译心中暗自得意。审判明天就要开始，弗雷译强迫自己摆脱这个思绪，从飞机的舷窗向外看去。在下面水面上，他看见一艘邮船正向远处隐隐约约的希腊海岸驶去。

奥古斯特·兰彻恩晕船加上担惊受怕，已经三天了。他之所以晕船是因为他在马赛上的这艘邮船遭到了北风的骚扰，他担惊受怕是因为他害怕他老婆知道他现在干的事。奥古斯特·兰彻恩六十多岁，一个胖胖的秃顶男人，长着一双短粗的腿，麻子脸上有一双小猪眼，薄薄的嘴唇上总叼着一支廉价雪茄。兰彻恩在马赛开一家服装店，他根本不可能，至少他常常跟他老婆这样说，像富人们那样去度假。当然，他提醒着自己，实际上现在也不是度假。他一定要再看看他的心上人诺爱拉，在她离开他之后的这些年里，兰彻恩一直在报的社会栏里密切注意着她的活动。当她开始主演第一部戏时，他一路乘火车去看她，可是诺爱拉的蠢秘书竟不许他们相见。以后每逢有诺爱拉拍的电影他必看，一遍又一遍地看，脑子里同时回想着她当初与他姘居的情形。这次旅行的确破费不少，可是奥古斯特·兰彻恩知道这钱花得值得。他的心爱的诺爱拉会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好时光，会要求他的保护。

如果不会破费太多，他会去贿赂法官或者什么官员，诺爱拉会被释放，他将在马赛给她租一小套房子，只要想她就能去见她。

如果他老婆没发现他在干些什么该多么好啊。

雅典城内，贫穷的蒙那替拉基区一座破旧楼房的二层，弗雷德里克·斯塔罗斯正在他窄小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着。他是一个热血青年，雄心勃勃，力图靠自己选择的职业谋生。因为雇不起一个助手，他不得不亲自去干繁重的立案调查、收集分析背景材料。一般情况下，他很不愿意干这类工作，但这一次例外，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胜诉，他得到的报酬足以使他下半辈子不愁吃穿。他与埃琳娜可以结婚、组织小家庭，他要搬进一套舒适的办公室、雇用职员，还要加入像艾西尼·莱斯基那样的上流俱乐部，因为去那种地方的人都没准儿是难得的大主顾。情况已经开始改观，每当弗雷德里克·斯塔罗斯走在雅典的大街上，就会被一些在报纸上见过他照片的人认出来、叫住。短短的几周之内，他已从一个无名小辈一跃为替拉里·道格拉斯辩护的律师。在斯塔罗斯的内心深处，他承认自己选错了当事人，他情愿为富有魅力的诺爱拉·佩奇辩护而不是像拉里·道格拉斯这样的小人物。可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只要他，弗雷德里克·斯塔罗斯在这个本世纪最触目惊心的谋杀案的审判中是一个重要的参加者，这就足够了。如果被告被宣判无罪，大家脸上都会有光彩。只有一件事使斯塔罗斯心烦而且一直放心不下：两名被告被控犯有同样的罪行，可是另一名律师只为诺爱拉·佩奇辩护。如果诺爱拉·佩奇被证明是无辜的而拉里·道格拉斯

被证明有罪……斯塔罗斯发抖了，尽力不再想下去。记者不断追问他是否认为被告有罪，他对他们的幼稚暗暗发笑。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有钱，他们就可以得到最有力的法庭辩护。就他个人来讲，这层意义又进了一步。可是对诺爱拉·佩奇的律师来说，……哎，那是另一回事。拿坡里昂·乔塔斯决定为她辩护，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刑事律师，他在任何重大案件中从未败诉过。弗雷德里克·斯塔罗斯想到这里，又暗自一笑。他不会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要准备战胜拿坡里昂·乔塔斯的才能，取得胜利。

弗雷德里克·斯塔罗斯在自己昏暗的法律事务所里埋头苦干的时候，拿坡里昂·乔塔斯正在雅典柯洛那基富人区一家豪华府邸参加宴会。乔塔斯是一个清瘦，脸色憔悴的人。布满皱纹的脸上长着一双机警但又忧虑的大眼。他用温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掩饰着他卓绝、敏锐的头脑。乔塔斯此时把玩着一块甜点心，陷入沉思，想着明天开始的审判。今晚的话题大多围绕着即将来临的审判。谈论都很泛泛，客人们十分谨慎，不愿直率地向他提问题。但在晚宴行将结束、茴香酒和白兰地也喝到了一定程度时，女主人问道：“请告诉我们，您是否认为他们有罪？”

乔塔斯装作天真地答道：“怎么会呢？他们其中的一个是我的当事人。”他的话引起了一片赞扬的笑声。

“诺爱拉·佩奇是怎样的一个人？”

乔塔斯犹豫了一下。“她是一个最不平常的女人”，他谨慎地答道，“她人很漂亮，也很聪明……”他感到奇怪的是，突然间他不愿意谈论她了。何况，不管是谁都无法用言

语来准确地形容诺爱拉。几个月前，只是隐隐约约知道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常常在报纸的社会栏目里和电影杂志五光十色的封面上出现。他当时对她不屑一顾，即使有过想到她的时候，那也是出自一种对所有女演员的蔑视情感。她们都身材漂亮，可是没有头脑。然而，这一回他可大错特错！一见到了诺爱拉，他就坠入爱河之中不能自拔。因为诺爱拉·佩奇，他打破了自己的戒条：千万不要与当事人发生感情纠葛。乔塔斯清楚地记得，他被要求承担为她辩护的那天下午，他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与他的情妇一起去巴黎和伦敦作三周的假日旅行。他从未预料到会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这次旅行，结果一个名字就办到了。他脑子里还记得：他看见管家走进卧室，递给他电话说：“康斯坦丁·德米里斯”。

除非乘直升飞机和快艇，否则是无法上岛的，而飞机场和码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武装警卫和经过训练的德国牧羊犬巡逻。这个岛是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的私人领地，未经邀请，任何人都不得入内。若干年来来访问的人有国王、王后、总统、前总统、电影明星、歌剧演员、著名作家和画家，他们都敬畏地离去。康斯坦丁·德米里斯是世界上第三号富翁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有自己的口味和风格，知道如何用钱来创造美丽。

此时，德米里斯正在自己装璜富丽的图书馆舒服地坐在一把硕大的安乐椅里，抽着为他特制的偏平型埃及香烟，思考着转天早晨即将开始的审判。新闻界一直试着请他开口，而他干脆对任何记者一概不见。他的情妇要因谋杀受审，他的名字被扯入这个案件——即便是间接地，这已经够他受的

了，他不愿由于接受任何新闻采访再火上加油。他很想知道，此时此刻，在尼科德莫斯街监狱的牢房里，诺爱拉感觉如何。她睡着了吗？还是没睡？是否对眼前的折磨惊慌失措？他想起了与拿坡里昂·乔塔斯的最后一次谈话，他信任乔塔斯，相信这个律师不会使他失望。德米里斯对律师反复强调说，诺爱拉有罪无罪对他毫无关系。乔塔斯将会明白，到时候德米里斯付给他的巨额辩护费一个子儿也不会少。不，他没有任何原因忧虑，审判会顺利进行。康斯坦丁·德米里斯是一个从不忘事的人，他记起凯瑟琳·道格拉斯最喜欢的花是美丽的希腊玫瑰花。他到前面桌上拿起一个笔记本，记下了一条：希腊玫瑰花，凯瑟琳·道格拉斯。至少，这点事他还能为她办到。

头
要
来
肯

第一卷

1 凯瑟琳

芝加哥 1919—1939

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这常常表明它自己的特有性格。二十年代的芝加哥是一个焦躁不安、粗暴无礼、强壮有力的巨人，一只穿靴子的脚还停留在大亨专制的时代里。这些大亨有：威廉·奥格登、约翰·温特沃思、塞勒斯·麦考密克、乔治·普尔曼。芝加哥还是一个隶属于菲利普·阿穆斯、古斯塔夫斯·斯威夫茨、马歇尔·菲尔兹的王国，它也是凶残惯匪海米·韦斯、刀疤脸艾尔·卡彭的匪巢。

凯瑟琳·亚历山大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带她上一间地上满是锯末的酒吧，一把把她抱上一个高得叫人眼晕的凳子。他给自己要了一大杯啤酒，给她要了一杯“绿河”牌香槟。她那时才五岁，她记得当客人们围住她夸她长得好看时她父亲那副得意的样子。大家开始喝酒，她父亲替他们付钱。她记得自己拚命用身子靠着父亲的胳膊，生怕他走了自己不知道。父亲昨天晚上才回来，凯瑟琳知道过不了几天他还要走的。他是一个推销员。他对她解释说，他的工作要使他到很远的城市，一下子要离开她和她妈妈几个月；回来时一定带来好礼物。凯瑟琳拚命想和他做个交易，如果他肯留下来陪她，她宁愿不要礼物。父亲笑着说她真是个小大人，

后来还是走了。半年以后，她才又见到他。那些年份里，虽然每天都见到妈妈，可是她似乎是个平平常常、没有个性的人；而她父亲，虽然偶尔才见到，却给她留下了栩栩如生、完美清晰的印象。凯瑟琳觉得她父亲是个漂亮、爱笑的人，喜欢说逗人的笑话，举止热情、潇洒。他常常在假日回家，带着一大堆食品、礼物和惊人的消息。

凯瑟琳七岁时，她父亲被解雇了，家里的生活变了样。全家离开芝加哥，搬到了印地安那州的加利。父亲又到一家首饰店当推销员。凯瑟琳开始上学，她与同学们相处得不好，总保持着一段距离，还特别怕老师，而老师们却把她的不合群看成是骄傲。父亲每晚回家吃饭，凯瑟琳这才感觉到他们和别的人家一样，是真正的一家人。一到星期天，一家三口人就到米勒海滩，租上马，沿着沙丘骑上一两个小时。凯瑟琳喜欢在加利的的生活，但是搬到那里六个月后，她父亲再次失业，他们又搬到芝加哥郊区的哈维。学校已经开学了，凯瑟琳刚来，没有人来找她做朋友。渐渐地她不合群出了名，孩子们各自抱着团，常常无情地讥讽这个新来的细高个学生。

以后几年，凯瑟琳学会了用冷漠来保护自己，这是她用来对付其他孩子们攻击的武器。当这武器被击毁时，她就使用一种尖酸刻薄的俏皮话反击。她的目的是要摆脱那些专找她麻烦的人，让他们放过她，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她在校报干上了，她第一次评论一出她的同学们上演的音乐剧时写道：“托米·贝尔登在第二幕有一段小号独奏，本来只是做做样子，可是他真地吹起来了。”这话在学生里传得很广，最后竟想不到，托米·贝尔登第二天在大厅里拦住凯瑟琳告诉她，他觉得这句话满有意思。

英语课留给学生的作业是读《霍雷肖·霍恩布洛尔船长》，凯瑟琳不喜欢这本书，她的读书报告只有一句话：“他的三桅帆船还不如他的缆绳有用。”她的老师常在周末划船，给了她一个“优”。于是同学开始引用她的话，有一段时间，她被称为学校才子。

凯瑟琳到了十四岁那一年，身体开始露出少女成熟的迹象。她常常乐于在镜子面前一小时一小时地察看自己，总是想怎样才能改变她在镜子里看到的“自然灾害”。在心灵深处她想成为使男人发狂的漂亮的莫娜·洛伊，可是镜子却是她的死敌，里面的她，黑头发乱成一片，无法梳理；一本正经的灰眼睛，一张似乎长得太宽的嘴，一个略微翘起的鼻子。她小心地告诉自己，可能她并不真丑，然而却决不会有人来敲开她的门，把她当成电影明星与她签约拍戏。她噤紧两腮，双眼含情脉脉地眯着，尽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模特，结果令人失望。她又换一副样子，眼睛睁大，表情强烈，十分友好地微笑。完全没有用，她一点也没有那种美国派头，她什么也不是。她闷闷不乐地想，她的身段将来错不了，可是没什么特色。她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追求的东西，当然是特色，她要出人头地，众人瞻仰并且永存。

十五岁的那个夏天，凯瑟琳开始上玛莉·贝克尔·艾地的“科学与卫生”课。以后两周她每天照一小时镜子，希望镜子里的她变得更漂亮。后来她终于找出了唯一的变化，就是下巴上新出现了一个粉刺，额头上有了一个小疱。她停止吃甜食，不再上玛莉·贝克尔·艾地的课，索性连镜子也不照了。

凯瑟琳随家又搬回芝加哥，住进北边罗杰斯公园的一套